

竹

刻



# 竹刻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北京

# 竹 刻

王世襄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 曹辛之 装帧设计: 王小明

双 桥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ISBN 7 102-00383-8/J · 359

定价: 18元

# 序

王世襄同志编著的《竹刻艺术》我曾为作序。此书一九八〇年出版后，很快就售罄，脱销已五年了。这五年世襄同志一直在辛辛苦苦地继续搜集有关竹刻材料。经过积累，文字和图片都已超过原有的两倍，经重新编排，书名改称《竹刻》。他要求我再写一篇序，没有理由拒绝，唯有欣然应命。

关于新增加的材料都是些什么，世襄同志已在《后记》中作了详细交代，我没有必要再来重复。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指出，是就《后记》中他对别人的作品一篇一篇都作了介绍和评价，唯独对他自己的几篇介绍当代竹刻家的文章却略而不提，显然这是他的谦虚精神的表现。其实他介绍白士风、徐素白、徐秉方、范遥青和刘万琪几位专家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水平。我很喜欢他的文风质朴无华，没有虚词空话，立论都有事实根据，因而说服力较强。即使是竹刻的外行，读了这些文章也会感到兴趣。如果

对照图版细细品味，便不难领会几位竹刻家的特点何在，他们的“突破”和“创新”又表现在哪里。我自己读了这些文章就感到得益很多。

他对农民竹刻家范遥青和雕刻家刘万琪的作品推崇赞扬，决非阿谀之词。这两位专家的作品原件世襄同志也给我观赏过，一见之下，惊为绝技，我以为他的高度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李一氓同志也在评价遥青作品的文章里说：“精到之处，不比明清两代的竹刻名家差，甚至，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比他们好。”肯定他的成就已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这是多么高的评价。革命老前辈对后起之秀如此关心奖掖，谁能不感到兴奋和受到鼓舞？

《竹刻》所收图版比《竹刻艺术》多了两三倍，而且还增加了若干幅彩版，这都很好。但美中不足之处是现代题材的作品比例太少。这不是世襄同志疏于搜集或有意割爱，而是这类作品不多见，搜集不到。由此我想向竹刻家提出一个希望，努力多创作些现代题材的新作品。社会主义时代的竹刻艺术理所当然应以现代题材为主。老题材的作品当然还可以择优继续保留一部分，但现代题材总应越来越多才好。

目前我国的竹刻比起玉雕、牙雕、木雕、石雕来要不景气得多，竹刻专家寥寥可数，关心此项事业像世襄、一氓同志这样的有心人也不多。书中收进有关香港已故医生叶义先生和美籍华裔翁万戈先生的两篇材料很值得一读。叶先生生前在行医之暇还殚精竭虑搜集竹刻作品，想方设法印

制成书；翁先生克服种种困难为中国竹刻在美举办展览；这两位热心人士的精神使人感动，谨表敬意。

《竹刻》问世之后，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读者，对振兴竹刻艺术起推动、促进的作用。

王子野

一九八五年秋

## 附《竹刻艺术》序

竹刻艺术是工艺美术中的一朵奇葩，如果把玉雕工艺、牙雕工艺比作牡丹、芍药，那末竹刻工艺就像兰花、水仙之类。玉雕、牙雕给人以富丽、浓艳之感，竹刻则给人以淡雅、清秀的印象。

我国的竹刻工艺始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楚，就从明代算起，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竹刻是我们民族的好东西，应当继承下去，而且还要发展，要比以前搞得更好些。

发展竹刻有利条件很多，首先是取材容易。我国南方各省到处有竹林、竹山，竹子成材期短，比木材快。竹材价廉，不像玉石、象牙那些名贵材料，价值既昂，又不易得。刻竹技法也比较容易学习，容易掌握。

竹材要亲自去产地挑选，这是从严的要求。从宽要求，还可以从竹器合作社的下脚料中去挑选，人弃我取，废物利用。用这种下脚料制作一般的工艺品是完全可行的。当然要制作留青雕法的精品，就非到产地去挑选不可了。

在现代发展竹刻工艺，必须“推陈出新”。沿袭旧技法，一味追求那些封建文人所喜爱的旧题材是不行了。要用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內容去取而代之。我最近看到常州竹刻名手白士凤用传统的留青技法刻的毛主席诗词手迹拓片，效果绝妙，堪称“推陈出新”的范例。

除了题材之外，还有品种、形制以及技法等方面也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创新，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內容的、民族形式的、新的竹刻艺术。

作为一个业余的竹刻工艺的爱好者，我对王世襄同志整理编写的《竹刻艺术》这本小册子很感兴趣，应作者之嘱，聊草数行于书前。

王子野

戊午暮春

#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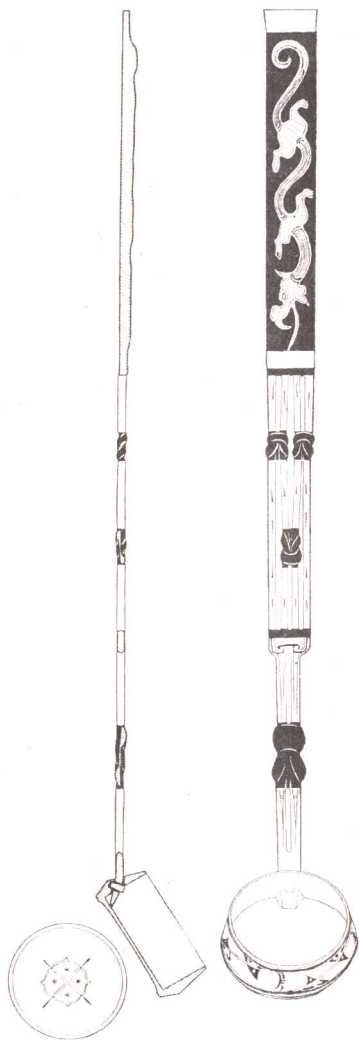


金西厓七十四岁时摄

余少习工程，夙疏文墨。壮年就业，奔走遐迩，营建之余，独喜刻竹。伯兄北楼，殚思画学，每取砚池余沈，于臂搁簞边为作小景，付余镌刻。仲兄东溪，素工斯艺，朝夕濡染，遂爱之入骨。居家之日，恒忘寝食，仆仆征途，亦携竹材刀刷相随。耽之既久，稍有会心。自《可读庐刻竹拓本》、《西厓刻竹》两书付印后，远近同好，时来相质，或询取材之方，或咨镂刻之法。亦尝与二三友好，摩挲前人之制，研讨其构思运刀之妙。忽忽四十余年，非学刻竹即论竹刻，真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矣。吾甥畅安，笃好工艺。今夏过沪，谓余曰：“刻竹之书，向无论著，竹人两录，金元钰（坚斋）《竹人录》，褚德彝（礼堂）《竹人续录》。仅叙史传。吾舅答问之词，谈艺之说，多前人所未发。曷不汇集成书，以嘉惠后学乎？”长夏稍暇，乃拣平时札记，寄付畅安，属为编次缮正。学刻竹者，或可资参考之一助也。

吴兴西厓金绍坊识于沪上寓庐  
戊子十月





一 西汉彩漆龙纹竹勺



二 明朱小松刘阮入天台香筒



三 明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



四 明朱三松窥简图笔筒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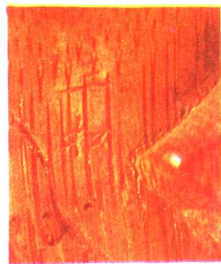


明朱三松窥简图笔筒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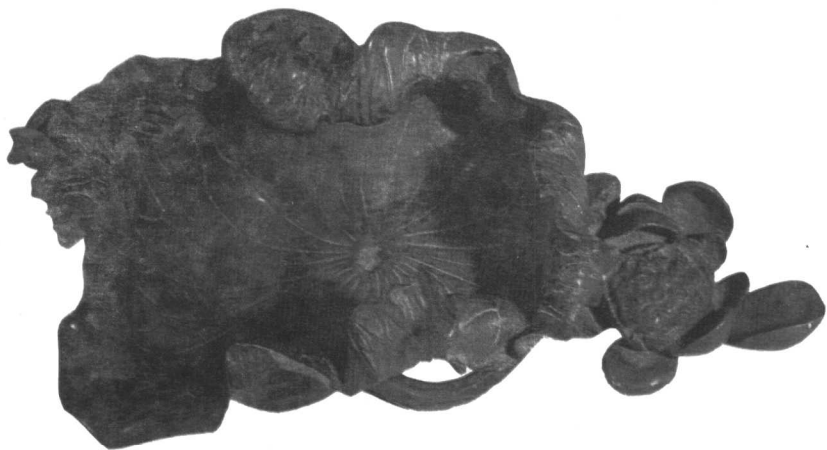


五 三松款明仕女笔筒 (一)





三松款明仕女笔筒 (二)



六 明朱三松残荷洗 侧面俯视





七 明无款乐舞图笔筒